

评弹跳出传统，试水众筹引关注

上海评弹团正在制作的原创中篇评弹《林徽因》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原因是这部作品在融资模式上准备尝试“众筹”，这也是国内戏曲曲艺领域第一部试水“众筹”的作品。但是在以往，“众筹”大多运用在图书和电影等受众面广泛的艺术门类中，而面临着受众减少老化局面的传统曲艺做“众筹”的前景如何，依然是众说纷纭。 青年报记者 郦亮

事件：传统曲艺也玩“众筹”

中篇评弹《林徽因》的“众筹”模式与其他并没有什么两样。上海评弹团党支部书记赵倩倩对青年报记者说，他们正在研究制定的众筹计划包括，以5000元一份向社会推出100份，共50万元。众筹不设门槛，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进来，一人只限认领一份。上海评弹团另外注入一部分资金，在总投资上做到相对“控股”。《林徽因》明年3月下旬在兰心大戏院首演，并在全国巡演的票房收入，依据众筹比例进行分成。

赵倩倩说，之所以选择以《林徽因》来尝试“众筹”，主要是他们认为这个题材可能会受到青年观众的喜爱。现在，吸引青年观众，已经成为评弹艺术最紧迫的任务。赵倩倩告诉青年报记者，现在上海评弹团的演出分为社区演出和剧场演出，社区演出的观众都是白发，而且“白得非常厉害”，而剧场演出遇到热门作品青年观众可以达到20%，一般演出的青年观众比例还要低。“现在我们团的青年演员已经占了演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但他们却面临从来没有观众可演的窘境。”

“众筹”是一个时髦的模式，很多青年人都爱玩。上海评弹团正是想借助这个新鲜玩意儿，来努力扩展评弹在青年人群中的影响力。赵倩倩透露，这次尝试“众筹”，不仅内容时尚，而且还使用网上众筹，一切都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部评弹作品的制作中来。据记者了解，在此之前，中国还没有哪部戏曲曲艺作品尝试过“众筹”。《林徽因》的尝试开了一个先河，被认为可能会让传统曲艺优化观众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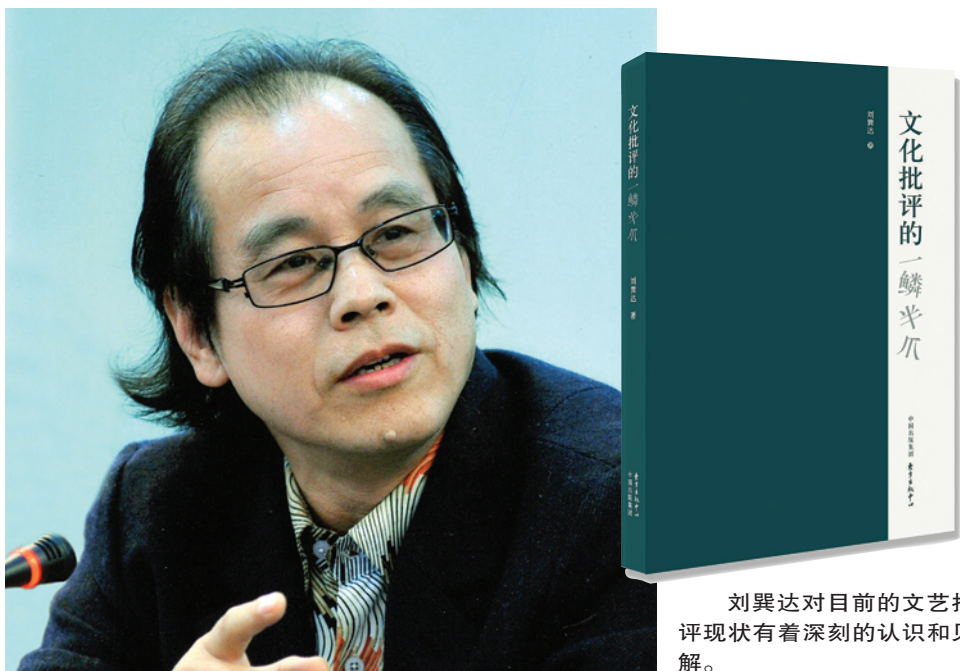
展望：传统曲艺“众筹”前景如何？

这个中国第一个传统曲艺“众筹”项目，虽然还没有上线，但已经备受关注。赵倩倩说，根据现在市民来询问的情况，100份的众筹名额完全可能供不应求，但因为是试水，他们并不准备再增加份额。

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因为一份众筹的额度高达5000元的也就是说，这不同于以往图书和电影“众筹”几十元就可以参与，门槛还是很高的。而许多愿意参与此次“众筹”的人，有不少是对评弹非常了解和喜爱的老观众。所以是不是会出现这样的局面：虽然“众筹”可能成功，但参与“众筹”的人依然是中老年人居多。这便与通过“众筹”吸引青年观众的初衷有所偏离。

事实上，这也是许多传统戏曲和曲艺机构尚未尝试“众筹”的一个原因。一位戏曲机构的负责人对青年报记者说，“众筹”无非两个目的，一个是融资，一个是培养青年观众。现在很多戏曲机构都是财政全额拨款单位，在新戏创排上是有资金保证的。如果“众筹”还是一批老戏迷在玩，那就变得没有太大意义。

对此，赵倩倩表示，虽然最终参与“众筹”的可能还是以老观众为主，但他们还是会愿意进行这样的尝试。理由是参与“众筹”者即便是中老年人，他们可能会对周围的青年人讲述自己的计划，让他们关注了解评弹艺术。另外，由于是采取网络“众筹”的全新模式，不熟悉网络的中老年人必然会请青年人代他们进行“众筹”操作，这也可能会对一部分青年人产生影响。



刘巽达对目前的文艺批评现状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见解。

“批评健康的时代 定是文化繁荣的时代” 专访文艺批评家刘巽达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文艺批评，不仅要“评”还要“批”，大多数时候评论者是站在专业的角度，对文艺作品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也因此，文艺批评也是文艺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现在文艺批评很忌得罪人，非但不愿批评，甚至都成为了“表扬家”。在这个时代，搞文艺批评是需要勇气的。最近上海著名文艺批评家刘巽达推出了评论集《文化批评的一鳞半爪》，在书中批评的“鳞爪毕现”，向评论界吹来一股清新之风。

青年报：您的这本新书《文化批评的一鳞半爪》，汇集的是您“文化批评”的精华。虽然文章短小精悍，但鳞爪已现。从整体而言，您想通过这些犀利文字，表达什么样的“鳞”和“爪”？可否简要介绍一下您这本书？

刘巽达：所谓文化批评，包含“批”和“评”两部分，两者很难拆分，往往融为一体。这本文集里所收短文，较侧重“批”，有的还比较犀利。所“批”范畴，不外乎文化热点、文化事件、文化现象、文化人物等。看一下这些题目，大致便可知此书的内容和风格：“张贤亮激活灵与肉的思考”、“《狼图腾》文化造假之辩”、“名人的盲区”、“也说四大名著之读不下去”、“废墟涂鸦的尴尬命运”、“主旋律不能是伪歌颂”、“影评家不能跟着资本家走”……起因往往是热点事件，但剖析的角度和深度却是具有普适性的。英美法律制度的特点是“判例法”，文艺批评有点像“判例分析”，通过当下发生的文化事件，向人们提出文化的方向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诚恳、睿智、深刻的文化批评非常重要，它让人们在喧嚣的口水战中厘清思路，找到有价值的回答。所谓引导与启发者也，大抵指的就是这个。

青年报：您1980年代初从华师大中文系毕业后就在上海文联从事文艺工作，而后又写了几百万字的文化批评文章，是著名的文化学者。现在振兴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已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在您看来，文化批评在这样的文化建设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对于文化建设而言，

文化批评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刘巽达：恩格斯说，“人类文化上的每一小步，都是通向自由的一大步。”历史上文化的昌盛总是伴随着批评的活跃。文化兴盛，则言路畅通，批评健康的时代一定也是文化繁荣的时代。文化建设是有“方向”问题的，建设什么样的文化？需要“众说纷纭”，而不能“一言堂”。如果没有文化批评，文化的“方向”很可能偏离。优秀的文化批评家，是民族文化的守护神，是现代文明的启蒙者，其价值可想而知。

青年报：几年前，您在接受《青年报》专访时痛陈“红包评论”之害，但时至今日“红包评论”非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您看来，“红包评论”、“人情评论”产生的渊源究竟是什么？该如何治理？中国的文化评论还有什么需要改进之处？

刘巽达：我最近发表一文《文艺批评之三症》，被广为转载，其中也剖析了“红包评论”产生的原因。如今的各种研讨会，主要是由主办者举办者出版者操持的，他们花钱花力，所为何来？当然是为邀捧。他们盛情搞定专家和媒体，所以媒体上的批评文章就很鲜见。中国是个人情社会，鲜有“当面商榷”的空间，加之文化生态缺乏批评氛围，就容易衍生“表扬家”。而“批评家”往往是单打独斗的，他们不喜抱团取暖，他们也不要这种“温暖”。但现状是批评家的用武之地受制约，他们的锐意媒体并不乐意笑纳。有朝一日，权威的批评家因其思想与才识，赢得广泛口碑，某个文化阵地因其名声和个人品牌大行其道，批评家尽可言无不尽，不用看旁人的脸色——如是，“准鲁迅”、“准某某斯基”代有人才前赴后继，就不会再有“红包评论”泛滥的空间了。

现在的文化批评家，都是“业余时间的客串者”，光凭稿酬生存，几无可能。经济地位决定其尊严高低，这是社会性和制度性问题。目前形势下，我们只能从情怀和道义上鼓励鞭策文化评论工作者不为利诱，不为名惑，敢于批评，敢于亮剑，通过具有真知灼见的批评，来净化评论环境，同时树立个人品牌。

上海市民文化协会成立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上海市民文化协会昨天成立。会议选举上海市群艺馆馆长萧烨婴副会长暂行会长职责，为期六个月。去年底，上海11家单位共同发起组建“上海市民文化协会”。在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市社团局的指导下，协会的筹建得到了全市百余家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积极响应。经过半年多的筹备，终于获批成立。

据悉，协会成立后，将向举办活动的社会主体提供相应的资源与服务，对他们在举办活动中遇到的问题与困难予以支持、服务和帮助，引导

各类主体跟随上海城市文化发展的节奏共同壮大。萧烨婴表示，市民文化协会的成立是为进一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上海城市文化建设，政府和群众艺术馆将逐渐退居幕后。

记者还了解到，上海市民文化协会将逐步站到上海市民文化节的前台。今后市民文化节的具体项目将由市民文化协会来运作，而上海市文广局和上海市群艺馆等主管部门将负责顶层设计、引领方向和资源的集中协调推动等全局性的工作。而这样的分工，将使市民文化节更接地气，真正形成“市民自己做自己的文化”的局面。

杨绍林当选为上海市剧协主席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昨天，上海市戏剧家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举行。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主题为“服务凝聚、主动有为，推动上海戏剧繁荣发展，为提升上海文化软实力作出新贡献”的《上海市戏剧

家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工作报告》，审议修改了《上海市戏剧家协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由86人组成的新一届理事会。杨绍林当选为主席，副主席为史依弘、刘文国、芦昂、谷好好、沈伟民、茅善玉、罗怀臻、钱惠丽、梁伟平和蔡金平。尚长荣被推举为名誉主席。